

小小说

钓鱼

李支国

一个人,还是要有业余爱好,这是老夏退休后才有的体会。

人的感受,像季节更替一样,到时就会变。上班那会,老夏的想法可不这样。那时,厂里号召职工“以厂为家”,老夏工作积极,每天家里、厂里,两点一线。业余爱好?那简直是多余。

谁想退休后一闲下来,时间大把,心像飘在空中的柳絮,没了着落。老夏想,去唱歌吧,张不开嘴。跳广场舞吧,迈不开腿。读读书、看看报,一戴上老花眼镜,就头昏脑涨。想搞点体育运动,上班时脚背被铁锤砸伤过,身体又不允许。想打打麻将,人家一听说不带彩,没人陪他玩。这时的老夏就体会到了,没个业余爱好,好像这个世界跟自己脱钩了,无聊且无趣。

但是在旁人眼里,老夏的退休生活,那是很多人都向往不来的幸福呢。

可不是么?老夏是厂里的高级维修工,老伴是高级教师,退休工资都不低,家里经济自由;老伴比老夏早几年退休,里外的家务活全包了,用不着老夏操心;儿女早已在外成家立业,孙儿们不在身边,两位老人也没有带娃的负担和烦恼。邻居们都说,老夏你看你,有钱又有闲,知足吧。

老夏撇撇嘴,心里回怼:一个没啥爱好的退休老头心头的苦,你们懂啥。

看着老夏整天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老伴担心他闲出病来,就劝他:“你看隔壁老李,退休了经常去钓鱼,既打发时间,家里天天还有鱼吃。要不,你也去钓钓鱼?”

钓鱼嘛,应该可以一试。工具简单,技术也不复杂,只要有点耐性,还怕钓不上鱼?老夏动心了。

一大早,他就在家里鼓捣。找出儿子早些年留下来的废羽毛球拍,拆下球拍线,接上,鱼线有了。在维修工具箱里寻了枚洋钉,打磨、掰弯,鱼钩也有了。小区旁边,有个竹林,钻进去,砍一根拇指粗的青竹当钓竿,钓鱼的工具就不齐了。

厨房案板上,老伴在早市上新买了五花肉,已经切好。老夏顺手捏起一块肉,往鱼钩上一挂,出门了。

小区后面是山,山那边就是一个水库,平时垂钓的人不少。老夏没看到熟面孔,也不想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就往人少的那边走。

前面有个小水湾,岸边有块草地,还有棵大树,树下阴凉。这地不错。老夏摆好小马扎,抛线下钩,手持鱼竿,坐等鱼儿上钩。

小暑节气过了,气温不低。可是水面如镜,钓了半天,也没见水面有半条鱼的影子。估计这里的鱼跟老夏不熟,不咬钩。

坐上快一个小时,气温升高。老夏只觉得腰酸背痛手发僵,手中的鱼竿越发沉重。老夏心想,这不是个事,得想个法子。

把鱼竿往岸边泥地一插,这倒是省事,可鱼咬没咬钩谁知道。

思来想去,老夏灵机一动,将鱼竿上的鱼线解下来,绑在了自己的脚踝上,双手不就解放了嘛。人顺势向后往上一躺,草地当席,手枕着后脑勺。蓝天高远,白云悠悠,真是舒坦。

不一会儿,眼皮打架,瞌睡上来了。迷迷糊糊之中,脚上猛地一紧,没回过神,整个身子如腾云驾雾一般,咕噜一下到了水里。

老夏被吓得一激灵,双手一阵拉扯,想爬回岸,脚上的鱼线却拽着他直往深水去。老夏吓懵了,拼命挣扎,想张嘴呼救,却灌了满嘴水。

远处一个垂钓的年轻人发现不对劲,那边似乎有个什么东西,在水面一下一下地扑腾,好奇地跑过来。

年轻人手忙脚乱地跳入水中,一阵折腾,好不容易将老夏拉回岸,推上岸边的一艘小渔船。谁知老夏在船沿边还没坐稳,哆嗦一下又掉进了水里。

年轻人又跳进水中,将老夏扶起,挽到岸上。低头一看,好家伙,鱼线还在脚上。一扯,一股大力还在使劲往前冲。鱼还在钩上!

两人合力收线,将鱼慢慢往回遛。斗了几个回合,鱼终于被拉近了岸。年轻人抄起岸边一截木棍,瞄准鱼头一敲,鱼被砸晕,拖上了岸。

好大一条鲑鱼,一米多长,至少十来斤。两根长长的鱼须,看上去威风凛凛。扁扁的鱼嘴一张一合,仿佛在向老夏发出无情的嘲笑。

“老师傅,你这鱼怎么处理呀?”年轻人笑着问老夏。

老夏一身泥水,精疲力尽,冲着他连连摇头摆手:“哎呀呀,还讲什么鱼婆。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谢谢你。鱼你拿走,我不要了。”

回到家,老伴看到一身“战绩”的老夏,笑着问他:“今天钓到大鱼了?”

老夏斜了她一眼,不搭话,头也没回,径直往里走,将鱼竿往墙角随手一丢,粗声粗气地丢下一句:“这崽子,再也不钓鱼了!”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岁月流转,父母早已退休,我们也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包饺子传统,从未因时光流逝而中断,它成了我们家传承家风、见证团圆的温暖仪式。如今,父亲已到古稀之年,两鬓染满银丝,眼神却愈发慈祥。他依然弯着腰,耐心教孙子孙女擀皮、捏褶。那些关于分寸、端正与坚守的道理,随着欢声笑语,悄悄扎根在孩子们心里。孩子们包出的饺子各式各样,却盛满了团圆暖意。每次亲友来访,常夸赞我家氛围好。父亲总是淡然一笑,平和又笃定:“一碗饺子,包的是馅料,聚的是人心。一家人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才能安稳红火。”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尽了他一生的处世哲学,也是我们家最朴实的家风。

这一碗小小的饺子,见证了父亲半生清正做人、踏实做事的坚守,见证了我们从懵懂孩童到为人父母的蜕变,更见证了三代人亲情的绵延不息。它朴素简单,却盛满了父亲深沉的爱。岁月更迭,世事变迁,那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永远是我们家最好的画面。父亲藏在饺子褶皱里的一生风骨,也将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岁月流转,父母早已退休,我们也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包饺子传统,从未因时光流逝而中断,它成了我们家传承家风、见证团圆的温暖仪式。如今,父亲已到古稀之年,两鬓染满银丝,眼神却愈发慈祥。他依然弯着腰,耐心教孙子孙女擀皮、捏褶。那些关于分寸、端正与坚守的道理,随着欢声笑语,悄悄扎根在孩子们心里。孩子们包出的饺子各式各样,却盛满了团圆暖意。每次亲友来访,常夸赞我家氛围好。父亲总是淡然一笑,平和又笃定:“一碗饺子,包的是馅料,聚的是人心。一家人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才能安稳红火。”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尽了他一生的处世哲学,也是我们家最朴实的家风。

这一碗小小的饺子,见证了父亲半生清正做人、踏实做事的坚守,见证了我们从懵懂孩童到为人父母的蜕变,更见证了三代人亲情的绵延不息。它朴素简单,却盛满了父亲深沉的爱。岁月更迭,世事变迁,那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永远是我们家最好的画面。父亲藏在饺子褶皱里的一生风骨,也将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那碗饺子,藏着父亲一生的风骨

譚华容

我的家庭故事没有波澜壮阔,所有的温情与风骨,都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里。那薄薄的一张面皮,裹着爱意与岁月的沉淀,承载着父亲润物无声的教诲,从一家四口的平凡日常,到如今三代同堂的喜乐团圆,最终成了我心底最温暖也最珍贵的印记。

父亲曾是部队军官,一身戎装,凛然正气。我一岁那年,他转业地方,褪去戎装,扎根基层。凭着踏实肯干,他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但军人的风骨、严于律己的作风,从未因身份转变而有所晃动。

在我们湖南老家,逢年过节以米饭为主食,并没有包饺子的习俗。全家人却偏偏因为父亲,爱上了这北方面食。如果不是父亲手把手教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有饺子这一美食。正因如此,一家围坐包饺子的时光,才成了我们家独有的、最动人的家风仪式。记忆里的家,是严肃细心的父亲、温柔贤惠的母亲,还有调皮的姐弟俩。父亲工作繁忙,伏案至深夜是家常便饭,却从不把疲惫带回家。

他常说,一家人相守,最难得的是齐心。对他而言,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话家常,便是最美好的团圆。父亲教我们包饺子,总带着军人般的较真与严谨。调馅,他精准地把控盐、油、葱、姜的配比,鲜香入味,轻声叮嘱:“做事如调馅,要有分寸,懂取舍,切忌敷衍。”擀皮时,他手把手教我们擀得中间厚、边缘薄,手感均匀,他比喻:“做人要根基扎实,方能行稳致远,底子稳了,才能裹住生活的酸甜苦辣。”捏褶子时,他要求褶子紧实整齐、边角利落,一遍遍告诫:“为人要端正,做事要细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致,凡事有始有终。”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笨手笨脚。面皮磨得歪歪扭扭,饺子下锅常煮得满锅碎馅。记得那年除夕,弟弟贪玩抹得满脸面粉,我包的猪肉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汤圆,有的似包子,还有的像元宝。我本以为父亲会厉声责备,他却笑着擦去我们脸上的面粉,耐心重新捏褶,整形,温和地说:“饺子包不好可以重来,做人做事的规矩不能乱。”那一刻,烟火气里的这句教诲,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深刻。

现代诗

因为风的缘故

洛夫

昨日我沿着河岸

漫步到

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

顺便请烟回

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

潦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

稍有暧昧之处

势所难免

因为风的缘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

赶快发怒,或者发笑

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

然后以整生的爱

点燃一盏灯

我是火

随时可能熄灭

因为风的缘故

海

海的风貌清朗,虽然有些人并不这样想

信天翁也不这么想,哦,那落日

当落日从你那窄门里退出,我正整冠而进

那众多的岛,那郁郁的棕榈是你的臂

环抱着居无定处的云彩,你与时间同在

云彩只是灰尘,我乃为爱而来,爱不是云彩

你只赐给云彩以洞灼万世的光华,我心中

不再幽黯

我将与你同在,如我能得到你的垂顾

有时他们把你当作谄媚之城

你的眼睛是一扇门,闪烁着蛊惑的光

以幻象召引我,星辰照耀我,夜潮呼我的名

于是,我将影子留在陆地,走上你的台阶

我奔向你,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哦,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你以全身的光华洗我玷污的额,濯我俗俗

的足

我便满足于那荣耀,那洁白,洁白如雪

而且我再不匮乏,我愿与你恒在

当落日盈盈下沉,我便站在岩石上挥手向

世界

告别

我曾哭过

三月的阳光缠着长春藤,缠着也笑着

记忆的河床淤塞着泥沙

我曾哭过

眼泪流自阳光的笑声

昨夜,垂梦压我的胸脯

风以软软的脚踭我

沉落沉落,直坠无底的深渊

我是一只追逐落日的纸鸢

晨起推窗,问青山果实几时成熟

青山仅容我以伐木的叮当

布谷鸟衔来绿色的阳光

三月的丛林中人语隐隐

当河床泛起另一次春潮,我曾笑过

笑声来自一粒种子的死亡

譬如朝露

时间,一条青蛇似的

穿过我那玻璃镶成的肉身

背后

响起一阵碎裂之声

譬如朝露

一滴,安静地

悬在枯叶上

不闻哭声的

泪



偶记

花里泉

曾治平

屋后青山环抱,花里泉静卧其间。酒埠江总干渠依泉而行,一泓碧水,宛若渠上一枚秀雅酒窝,玲珑温婉,风情自生。花里泉三面环山,一面接渠,活水长流,从未干涸。

少时冬日,水位骤降十余米,黄土崖壁裸露一片。有人用茶麸饼药鱼,鱼虾奄奄一息,乡邻纷纷捡拾。父母捞回小鱼,母亲生火烘烤,却因火候失度,鲜鱼焦黑,本用来待客的美食,最后喂了鸡。

次日,远嫁鸾山的二姨夫妇登门做客,母亲只得煎上金黄土鸡蛋待客。那时我身患重感冒,咳嗽不止,二姨夫特意走到泉边溪涧采来草药,煎汤服下,数日便愈。

十余日后,误食毒鱼虾的甲鱼接连浮起,顺着渠水漂流,惨象不忍直视。

盛夏一日,山上传来炸鱼的炮声。我闻声跑去,只见水面浮满死鱼,我纵身入水徒手捞鱼,却一无所获。一旁两人乘盆持网,从容捞鱼。

环泉山峦不高,却杂树丛生,荆棘遍布,蛇虫毒蜂随处可见。草木蚊虫极易让人皮肤红肿痒痒,十里环山之路,我始终未能走完全程。

春临山野,草木抽青,满目生机。山间野果四时不绝,酸甜可口,只是多生于险崖,再加上民间讹谈,鲜有人敢贸然采摘。

老辈人常告诫,深夜勿近泉边。旧时贫寒人家无力置棺,曾将逝者葬于泉上田地;亦有无名浮尸在此盘旋,被乡人草草掩埋。代代传言的“鬼火”,后来才知,不过是深夜偷鱼之人手中的手电光影。

曾有春日午后,一叶小舟载着祖孙二人顺渠而来。行至泉畔,骤雨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巨浪掀翻小舟。树上摘果的少年见状,毅然跳水救人。两人在激流漩涡中挣扎,最终一同沉入水底。

此后坊间便有传说,黄昏时分,曾见两道身影踏水而行,飘然若仙。人们在树下垒砖为祭,每到忌日,香火纸钱,岁岁不绝。

每逢雨夜,泉边往事总让我心生怯意。可我也曾做过一场美梦:漫山繁花似锦,我泛舟泉上。碧水映云天,游鱼绕舟嬉戏,那份悠然惬意,至今难忘。

驻足泉边,水汽清甜,水波温柔。这无名山泉,不见于地图,却深深烙印在岁月里。

细雨落泉,叮咚悦耳,水随天清,心亦明朗。蓝天白云下,泉如倩脸,岸畔野木繁花相映,蜂蝶翩跹。

岁月悠长,静水流深。花里泉伴着人间烟火,岁岁安宁,生生不息。

随笔

写在皱纹里的故事

王厚成

转眼间,我步入了老年行列。这似乎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回首自己的人生,最难忘的是青春年华,那似一个个写在我皱纹里的故事。

在我的童年和青春年华里,我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参加工作后各项政治活动,我深深感到自己这一生有艰苦的磨炼,有幸福的享受,有难忘的感恩。

20世纪50年代初,在攸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分到了两间房屋、三亩多田以及木床、衣柜等物。全家人欢天喜地,还燃放欢乐的鞭炮,母亲更是兴高采烈。

1954年的春天,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热潮之中,我所在的村庄8个互助组联合起来,组建了当地最早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在建社后不久,选择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初级农业社组建青年突击队,从社里划出五亩多田给青年突击队搞试验。我虽然年纪小,但有幸成为了突击队的一员。因我当时已有高小的文化程度,大家便推选我为队里的记工员。担任突击队队长的是社团支部书记,他很热情又肯负责。从成立突击队的第一天起,他就把我们7名队员叫到他家,吃住在一起。白天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学习文化政治。建队第二天,我们上山自备柴火,大家不约而同地捧回了一束束映山红。队长灵机一动,布置我们以映山红为题材写诗作文,办起了“五四”特刊。刊虽然办得很粗糙,却在每个队员心中亮起了一盏红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突击队的头两年,我们试种了水稻间作,改单季为双季,这可是改写山区种植史的首例。在试验过程中,还推广了施饼肥和硫酸亚铁化肥,大大提高了粮食单产。记得头年改种双季稻以后,单产增长了40%多,大伙高兴极了。青年突击队员受到了乡里的表扬和奖励,队员个个脸上增光,各项试验搞得更加火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也在1955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56年8月,我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地方国营攸县人民炼铁厂做通讯员。出行的那一天,母亲特别高兴,她忙这忙那地为我准备干净的被盖衣衫等行李物品。空出了一个小木箱给我,里面装得严严实实,凡是为我所用的东西都优先于我。家里洗脸原是用个小木盆,唯恐我在外面不光彩,怕别人瞧不起,特意为我购买了一个双喜搪瓷脸盆,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餐饭,做了腊鸡、小鱼虾等几个菜。游子外出,慈母心系。她似乎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但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不出来。只是边吃饭,边问我:“我的话你还记得吗?”我呆呆地望着母亲。母亲见我发呆,又补充一句话:“就是土改时说的那些话呀!”我频频地点头回答母亲:“孩儿记住了……”母亲含情脉脉地抚着我的头,从心底里吐出一个字:“好!”临时时,母亲突然告诉我,她要送我去上班。厂里离家虽只有十几里路,可全是羊肠小道,高一脚低一脚的,还要爬一个十几米高的山坳,母亲又是个小脚女人,儿子怎么忍心啊。我执意不让她送我,左劝右劝,才劝说母亲勉强同意了。最后,我深深地向母亲鞠了一躬,含着泪水离开了她。

到铁厂后,我名义上是通讯员,实则也就是做勤杂事,扫地、打水、送通知、传达领导指令等,还有独自步行,去山里送木炭、收购款。虽说这些事都不起眼,我却都非常认真地去完成。那时,全厂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连厂长接电话都要去叫门。通知开会,就得我这部“脚踏电话机”去一个个通知。而且要每个与会者在通知单上自己的姓名下签下“知”字,才算告知了与会者,全部签“知”后回复给下通知的领导才算交差,有时送完一个通知就得跑半天的腿。

铁厂炼铁的燃料是木炭,而木炭要从山区收购,收购时向农民直接付款,几角几分都要当面付清。最难得的是零钱,不像现在可以随时随地换,那时山区连个银行营业所都没有,全是由我在银行分理处提现换的。一角的、一元的背一大袋送到收购点,而且要隔三岔五送一次,来回六七十山路。我最怕路上碰到坏人和歹徒,总是提心吊胆。我想,个人安危是小事,国家钱财受到损失就是大事。

1960年8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时时记住做一个人民的好勤务员,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一名对得起党的党员,对得住母亲的儿子。

几十年过去,在建党一百周年的2021年7月,我荣获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作为当时全党710万获得纪念章的老党员之一的我,胸佩纪念章,心情异常澎湃。

如今,我虽然退休了,岁月掠过了我的身影,我再也回不到那激情奋斗的场景,我只有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仍旧好好生活,不辜负母亲对我一生的爱。